

丝瓜棚下的笑声

■杨邹雨薇

老家在古城南郊，耕田菜地各占一半。年纪大了之后，爷爷奶奶将劳动的重点转移到了菜园，爸爸妈妈也在上班之余帮忙打理，因而每年的收成还算不错。

用爷爷的话来说，奶奶是个贪心鬼。奶奶她不但把菜园种得满满的，还开了一些荒地，甚至连屋前屋后也不放过。奶奶叫爸爸帮忙将菜园的泥土挑一些回来，在屋前的刺槐树下砌了两个方坑，把泥土倒进去，然后种上两颗丝瓜。丝瓜的周边，再种上一些葱和蒜，每天用淘米水浇灌，偶尔倒上一些鸡粪鸣鸣，导致葱蒜比菜园的丝瓜和葱蒜长得还好。炒菜时随时可以采摘，方便至极，也令村里一些村民们艳美和效仿。

奶奶种丝瓜时，通常叫爷爷和爸爸帮忙搭架子。由于刺槐树有树枝，只需用刀修理一下，使离地面最近但至少有两米高的树枝通直、粗壮、稀松一点，再用细竹条与树枝交叉搭成网状，另外选两根略为粗一点的竹条挨着树干绑好，将瓜蔓引上去，瓜架就形成了。

夏季，每天放学回来，我就喜欢拿着凳子趴在洗衣板上写作业，家住隔壁的堂哥和堂妹有时候也来凑热闹。我们抬头望，但见瓜蔓沿着竹条爬上树枝，爬到瓜棚架上。然后，就像织机上的穿梭，交叉布局，绿叶疯长。不记得过了多久，便发现丝瓜棚已经绿叶密织，间或有黄色的丝瓜花次第开放。在我看来，五瓣儿的丝瓜花比菜花还要明艳，有着摄人心魄的明黄，花蕊黄得透明，极具秀雅之气，引得我忍不住拿出美术本来写生。

初秋时节，瓜棚下的变化令人惊讶，好像一天比一天大。原本记得那些黄色的丝瓜花，转眼就变成了细细的丝瓜。七八天之后，丝瓜越长越长，越长越粗，仿佛一群潜伏在绿叶中的战士，突然接到出击的命令，便一下子冒了出来。

爸爸妈妈下班回来时，见爷爷奶奶还在地里忙碌，于是主动承担做饭菜的事情。妈妈喜欢喝丝瓜汤，常常叫爸爸或我摘门口的丝瓜。我个子矮小，一般是站在凳子上去摘，有时候还是不够高，就想法用火钳或晾衣服的竹竿去牵扯。爸爸见了，会来帮忙，他把梯子搬上洗衣板靠在树上，扶稳之后让我爬上去摘丝瓜。自己伸手去摘丝瓜时，通常有一种亲切感，觉得那些丝瓜好可爱，能闻到它们的香味。有时候，也为寻觅丝瓜烦恼。我和堂哥堂妹为了寻找丝瓜，像从老百姓里面查巡特务一样，每逢发现一条丝瓜，我们就会大惊大喊，争先恐后地摘下来之后，便发出胜利的欢呼声。只是我们这种欢呼似乎太早，因为奶奶通常从密密麻麻的叶子中，又找出已经长过头的老丝瓜来。而那种丝瓜已不能吃了，只能除了皮壳做洗碗筷的丝瓜扎用。

夏夜和初秋之夜，天气炎热，村里人喜欢在户外乘凉乃至睡觉。爷爷通常将靠椅搬到丝瓜棚下点燃蚊香，一边抽烟一边给我们讲故事。我本来最怕烟味，但又无法拒绝故事的诱惑，便与堂哥堂妹经常围绕在爷爷的跟前。爷爷讲的故事很精彩，通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我们笑的时候，感觉整个丝瓜棚也在发笑，那些黄色的花朵，跟着我们笑着笑着便成了丝瓜。

丝瓜棚下最美的应该是夜晚，特别是凉风习习的秋夜。白露过后，天气开始凉爽起来。我们喜欢坐在凉棚下一边吃饭一边赏月。房子坐东朝西，月亮像一只狡黠的猫，蹑手蹑脚地从屋顶移到树梢，悄无声息却是那么的圆那么的亮。月光穿过丝瓜叶的罅隙，投射到洗衣板上或地上，显得温温柔柔、斑斑驳驳的，甚至可以说温柔得像一幅油画。而附近的秋虫们，早就按捺不住开始了盛大的音乐会。它们用各种嗓音叫着唱着，赞美着月光，也赞美着我们家的丝瓜棚。刹那间，我忽然醒悟到，原来丝瓜棚下的简单生活，就是诗意般的生活。我们在丝瓜棚下，享受着清凉，享受着收获，也享受着简朴而美丽的生活。

丝瓜是农家餐桌上的常客。奶奶和妈妈都喜欢用丝瓜开汤，只是辅料有所不同。奶奶喜欢在丝瓜汤里加鸡蛋，妈妈喜欢在丝瓜汤里加肉片，两种口味都很受欢迎，都会被一扫而光。后来，当我到外地求学，每次吃到学校里的丝瓜，总感觉与记忆中的丝瓜汤有天壤之别。直到有一次在一本画册中，看见齐白石老人八十三岁时的画作《丝瓜》，看见他用焦墨挥就的竹篮中横陈着数条丝瓜，惊讶于他笔下的丝瓜纹络线条浓淡相宜，一股勃勃生机跃然纸上。忍不住用手去抚摸，用鼻子去嗅，感觉丝瓜的青气扑鼻而来，那丝瓜仿佛就是从屋前瓜棚上垂下来似的……

月光会照亮回家的路

■祝平军

太多,终不能寐,索性起身,拉开窗帘,让月光照进来。我点上一支烟,在阳台上静静地坐下……

夜,静得有点可怕,静得有点孤独。冷冷的晚风,轻轻地吹着,吹乱了我满怀的思绪。辗转的流年,悄悄从指缝中溜走,不留痕迹,无情的岁月,在我脸上深深地刻下道道年轮。蓦然回首,憔悴不堪。脆弱的心,在凡尘中落寞成一季风花雪月。

本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年龄,却步履姗姗,老气横秋。在人生的路上渐行渐远,逐渐迷失了自己的路,逐渐忘记了曾经的梦想,忘记了自己的出路。

这个痛苦的根源我一直在探寻。生活的压力?似乎不是。

我总是在半夜彷徨,觉得人活着有时真的觉得很累,越是外表开朗的人,内心越脆弱;越是表

面看起来无所谓的人,越在意的多。于是,慢慢地学会了苦而不言、喜而不语。因为你的不容易,别人未必能够读懂。你走的路,只是别人眼中的一处风景。

有时候只想沉默,不是不懂,不是装清高,只是累了不想说。于是,懂得了独处,闲暇时打开音乐,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,在高低起伏的音乐声中抱紧自己。

又忽然想起不知道从哪本书上看到的一句话:当你穿过了暴风雨,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。

所以我相信,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,才能变得无所畏惧。总有一天,坚持会让脚下的路走向开阔。这些负面的情绪就让它埋葬在这月光里吧。

夜更深了,月光如流水一般倾泻一地。在这醉人的月色之中,父亲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勇气——月光会照亮回家的路,让前路不再迷茫。



月是故乡明(楹联)

■谢伯虎

日落云山峻，
 深坑曲径幽，
 竹林深处里，
 短笛牧童归夕照；
 诗吟月色明，
 故地风光美，
 泉井故台边，
 中秋游子诉乡愁。

喝火令·雪

白羽飘南国，飞琼到我家。冻云低度绕山涯。轻舞大江南北，山路接天斜。
 浸浸凝霜面，丝丝淡雾纱。化身成水映红霞。醉了溪流，醉了柳边娃。醉了鸟鸣春涧，百姓话桑麻。

步蟾宫·送离别

凉亭檐角凄风冷。但目送，残阳枫岭。依稀影细惹人愁，阶寂寞，梧桐深阱。
 天涯海角思何幸？纵然有，良辰美景。月圆花好泛幽香，怕只是，孤单身影。

一场秋雨

■贺楚建

还有沁人心脾的清欢。杯中嫩嫩绿茶在水中慢慢舒展身姿，像千透的万物被秋雨注入了生长的“血液”。轻抿一口浓浓的茶，一股大自然绵绵淡雅的清香从心底散发出来，思绪随着这窗外秋雨越来越密。

在秋雨中，我的记忆出现了我的父亲，年青的他身板清瘦，似乎禁不住风吹雨打。然而，他什么都不怕，常常在秋雨初来时，迅捷拿起一把锄头，穿行于风雨交加的田间地头。我们这帮年轻后生却不敢，只会在秋雨初来时，看屋檐秋水。等母亲从灶屋寻来雨衣时，不知何时父亲竟神奇般带着湿淋淋的身子，站在灶屋火炉边听母亲唠叨。我们看得目瞪口呆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直呼“爸爸真厉害”。父亲于秋雨中穿行，不是好玩的，是去田间地头拦水，他深知这及时的秋雨，是关系一年的收

成和全家的温饱。所以，田野里长得最茂盛的庄稼，是父亲辛勤的付出。

如今耄耋之年的父亲，不能去田间地头拦水了。但他会在秋雨初来时，拄着拐杖来到屋檐下，抬眸远眺他熟悉的秋雨。那一望无际的层层叠叠的梯田上，泛起一层水润润的金黄雾，宛若气势逼人的金波银浪，似乎要洒向远方。

秋雨还在不停地下，悠闲地在飘洒，绵绵长长。我深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舒畅肺腑。秋雨中的城市也清新了，花园、大街小巷被冲洗得一尘不染，洗去了炎炎夏日的酷热。我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神奇功夫，并陶醉其中，顿生感悟。

我喜爱缠绵秋雨，是因为它有一道神秘的雨帘；也喜欢在诗意般的秋雨中，寻找那远离世俗烟火的恬静。秋雨过后，才会秋风送爽，才有最柔软的彩云。